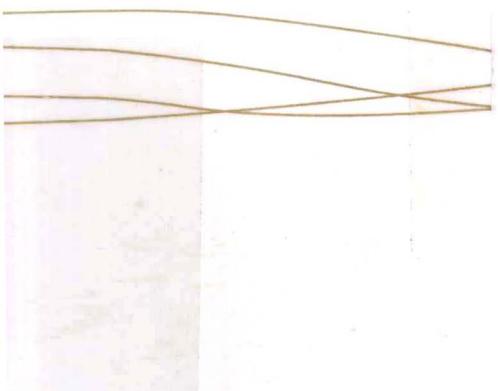




夕阳中的微笑

徐全庆◎著





夕阳中的微笑

徐全庆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夕阳中的微笑 / 徐全庆著. —北京：地震出版社，2013. 6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246-8

I . ①夕… II . ①徐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 - 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1420 号

地震版 XM2998

夕阳中的微笑

徐全庆 著

责任编辑：范静泊

责任校对：孔景宽 凌 樓

出版发行：**地震出版社**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邮编：100081

发行部：68423031 68467993 传真：88421706

门市部：68467991 传真：68467991

总编室：68462709 68721982 传真：68455221

E-mail：seis@mailbox.rol.cn.net

<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>

经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：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（印）次：2013 年 6 月第一版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710 × 1000 1/16

字数：223 千字

印张：15

书号：ISBN 978-7-5028-4246-8/I (4934)

定价：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独手之爱	(1)
感激的泪	(3)
吃 面	(5)
失忆的爷爷	(7)
赎 罪	(9)
贼	(12)
后背上的眼睛	(15)
其实, 我并不是想帮她	(17)
记住你的好	(20)
借 钱	(22)
施 舍	(24)
遭遇骗子	(26)
儿子偷偷去上网	(29)
母 亲	(31)
谁是英雄	(33)
父 亲	(35)
兄 弟	(38)
不要帮他	(41)
谁知道我的名字	(44)
民工之死	(46)
还你一巴掌	(48)
就想下盘棋	(50)

魏小吴之死	(52)
我的脸上有俩字	(55)
我也想堕落	(57)
我只想要回我的工钱	(59)
我冲民工笑了笑	(61)
洗手的代价	(63)
候 鸟	(65)
试用期	(67)
除夕夜	(70)
玉 坠	(72)
远去的鸽子	(74)
捉 羊	(76)
叶根生	(78)
王三贵	(80)
求 败	(83)
楚灵王之死	(86)
西施与夫差	(88)
伯嚭之死	(91)
妇人泪	(93)
赵括之死	(95)
项伯之死	(98)
子鱼事件	(101)
刘伯温和朱元璋	(103)
父亲与儿子	(106)
反 目	(109)
安德海事件	(111)
叫你一声中国爹	(114)
回 家	(116)

送你当战俘	(119)
自杀的英雄	(121)
老温面条	(123)
逃 兵	(125)
半部书	(127)
他要把我送进公安局	(129)
一件旧衣服	(132)
远去的小鹿	(135)
谁遮住了我的阳光	(137)
破裂的心脏	(140)
命 运	(142)
毒 鱼	(144)
放 生	(146)
画蛇添足	(148)
买椟还珠	(150)
踢向老师的球	(152)
夕阳中的微笑	(154)
爸爸，我来保护你	(156)
12 块钱	(158)
巴 掌	(160)
时光溯流机	(162)
全家福	(164)
短跑天才	(166)
局长救人的原因	(168)
刘局长拖地	(171)
吴天宇的车	(173)
安全事故	(175)
平衡木	(178)

求你批评他	(181)
幸福不再	(183)
锻 炼	(185)
我要见书记	(187)
做文明的猴子	(190)
不识方刚阳	(193)
毛家鱼馆	(196)
老徐的诺言	(199)
擦鞋的老人	(201)
酷暑凉风	(203)
面 子	(206)
母亲做鱼	(209)
威 风	(211)
谁是谁的谁	(214)
师长卖马	(217)
衣 服	(220)
一碗米粉	(222)
一张烟盒	(224)
义务当编辑	(226)
离奇死亡	(228)
下水井盖丢失以后	(230)

独手之爱

外出办事，返回时坐的火车，硬座。天太热，找到自己的座位时，我的衣服全汗湿了。这是一个两人座，我的座位靠走道。里面靠窗户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人，大约30多岁。他的形貌不佳，甚至可以说有些猥琐，衣服也极不讲究，于是我认定他是一个民工。他的腿上睡着一个小男孩，双腿放在我的座位上。看我到来，那民工歉意地笑了笑，小心地挪动着双腿，把男孩的双腿慢慢地从我的座位上挪下去。

他一直没有用手，这让我感到奇怪，于是望向他的手，这才发现，他的右手没有了，只剩下半截残臂。他的左手一直向右伸着，平放在两排座位中间的桌子下面，这让他的身子略微向右侧，看起来十分别扭。我在座位上坐下，顺着他的左手望过去，发现他的手背贴在桌子下面，手掌罩着男孩的脸。我看不到那男孩的脸，只能从体形上猜测他大约六七岁。

我的第一感觉是他怕阳光刺着孩子的眼，影响孩子睡觉。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种想法，因为孩子的脸埋在桌子下面，那儿光线并不强，不会影响孩子睡觉。我又猜测那男孩的脸一定是非常丑陋，或者脸上有非常难看的伤疤，他不想让人看到男孩丑陋的脸，所以才用手遮住。我甚至怀疑那民工是个人贩子，男孩是他拐骗来的，他不定给男孩吃了什么药，让男孩睡着了，怕男孩被人认出来，才始终遮住男孩的脸。可又感觉这两种猜测都有问题，如果真是那样，他应该捂住男孩的脸。可他的手背却贴在桌子

下面，只是用手掌罩住男孩的脸。从他的手掌下面，我能够看到男孩的脸部侧面的一部分，也不像丑陋的样子，似乎还有些清秀。

难道他这样不感到难受？我又看了看他，他的左手努力地向右伸着，不这样就罩不住孩子。他的手平贴在桌子下面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他撑一下，就这样悬在空中，不知已悬了多久。我看他时，他的手不停地在微微颤抖着，手臂上不停地滴着汗水。我相信他的手臂一定非常酸痛，可他就是不肯把手放下来。

桌子上放着一些琐碎东西，我往里推了推，那民工又歉意地冲我笑了笑。我不想理他，没有任何表示，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，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

等我醒来，一看时间，居然睡了两个多小时。再看那民工，依然半侧着身子，左手右伸，罩在孩子的脸上。只不过他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，半个身子都在抖动。

几分钟后，车就要到下一站了，我准备下车了。那民工也轻轻地唤醒孩子。孩子坐起来，民工把手从桌子下面抽出来，在半空中不停地抖动着。他试图去拿桌子上的东西，却没有成功。他手臂弯不过来了！我终于忍不住问他道：“你的手为什么一直罩着孩子的脸？”

“他的眼刚做过手术，我怕他醒来时，万一猛一抬头时碰着眼睛。”他平静地说。

我的眼睛突然湿润了，我发现对面的乘客眼中也含着泪花。我们轻轻地帮他揉胳膊，慢慢地抖动他的手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的手才弯了过来。

感激的泪

“停，停。”刘主任又一次叫了停，对李秋萍抱怨道，“你怎么没有眼泪？你应该泪流满面，满脸感激之色。”

“可我就是没有眼泪怎么办？”李秋萍无奈地说。

说实话，李秋萍对唐总真的充满感激，她也很想流出满脸的泪水来表达对唐总的感激之情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她就是没有眼泪。也许丈夫死的时候，她就把所有眼泪都流干了，以后，她再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。丈夫死后，她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再苦再难她都挺着，从不让自己滴眼泪。

前几年她下岗了，只能靠给别人打短工度日，日子更加困难，但她也没哭过一声。儿子考上了大学，可她上哪儿去弄那一笔学费呢？李秋萍的头发都愁白了。正作难时，刘主任找上门来，说他们公司的唐总听说她的情况后，愿意无偿捐给她家一万元，资助孩子上学。

现在，电视台正在拍摄唐总的企业举办的捐赠仪式。李秋萍真的想配合唐总把电视拍好，谁知，她老是出错。第一次，她因为紧张，把刘主任给她写的台词背错了一句；第二次，台词倒是没背错，可她始终低着头，电视画面拍不到她的脸；这一次，又因为她没有流泪。

可李秋萍真的流不出泪来。李秋萍看到唐总本来灿若春风的脸上已经隐隐蒙上了一层秋霜，李秋萍额头就冒出汗来。好在刘主任经验丰富，请了个人对李秋萍进行流泪训练。可训练了半天，李秋萍还是流不出一滴

眼泪！

“用洋葱熏吧。”刘主任说。虽然效果也不好，可李秋萍毕竟被熏得流出两行眼泪。

李秋萍就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心想总算可以过关了。没想到，刘主任又叫了停，指着刚拍的画面对李秋萍说：“你说你是怎么回事？唐总没和你握手的时候，你脸上有泪水，到唐总和你握手时，你脸上的泪水又没有了，而且脸上表情麻木，像呆子一样，这样拍有什么意义？”

李秋萍再看唐总，唐总的脸上已结了冰。

“你就不能用点心吗？你看你快把我们唐总累坏了。”刘主任盯着李秋萍说，“这次要认真了，拍不出效果，你就拿不到钱。”

李秋萍呆呆地望着刘主任，没有动。

“别愣着了，快准备吧，听清楚没有，拍不好就不给你钱。”刘主任白了李秋萍一眼说。

“对不起，这钱我不要了。”李秋萍说完，擦了一把脸上的泪痕，昂首挺胸走了，把唐总和刘主任等人扔在那里，呆呆地发愣。

李秋萍的儿子没能上大学，大家都说李秋萍太傻，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呀，配合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人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，还装什么骨气，真是傻帽儿……

儿子也埋怨：“你的眼泪真的就那么高贵，为了你儿子也不能流一滴？”

李秋萍像看着陌生人一样看着儿子，她感觉她的心在流血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李秋萍收到一封信，是一个大学生写来的。大学生说，他是从别人口中辗转听到李秋萍的故事的，信中说：“你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放弃那一万元，选择有尊严地活着，你让我感到崇敬……”

李秋萍读着读着，竟然泪流满面。

吃 面

何群生这辈子最喜欢吃老伴做的手擀面，一天不吃就难受。

说起来，何群生年轻时能爱上他老伴，就是因为她的手擀面。后来，何群生多次和老伴说，我就是因为爱吃你做的手擀面才娶你的。

再后来，儿女们大了，天天跟着吃手擀面，渐渐地就厌烦了。有几回，儿女们从外面买了面条回来，可何群生一闻就说味儿不对，吃一口又全吐出来。没办法，老伴只好单给他做手擀面。

吃了几十年老伴做的手擀面，有一天，何群生突然不吃了，闹着要吃的面条。老伴问他为什么？他说吃厌了，现在闻着手擀面就烦，就想吃的面条。老伴不信，做了何群生从外面买的面条，何群生三口两口就吃了一大碗。

以后的日子，何群生天天去外面买面条，吃起来还有滋有味的。有一回，老伴长时间没做面条了，又做了手擀面，何群生一尝，直皱眉头，连说没味儿。老伴就再也不做手擀面了。

儿女们知道后，都感到奇怪：一个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！这里面一定有原因，可几个人猜了半天都没猜出来。

有一天，大儿子陪着何群生逛街，回家时何群生顺便买了点面条。卖面条的是个老大娘，年龄和何群生差不多，两人一见面就亲热地打招呼，并且叙了一会儿家常。回去路上，大儿子问何群生，爸，你每天都到这里

买面条？何群生说是。大儿子就不再说什么。

第二天，大儿子把何群生的几个儿女召集到一起，说，我知道爸为什么天天吃买的面条了。大家连忙问：为什么？大儿子说，咱爸爱上卖面条的那个老大娘了。大家说，这不可能吧？大儿子就说，怎么可能？你们想想，当初，爸喜欢吃妈做的手擀面，那是因为他爱咱妈；现在他只吃那老太婆卖的面条，一定是因为爱上她了。你们不知道，昨天咱爸买面条时，和那老太婆亲热得很呢。

大家觉得大儿子的话似乎有点道理，可又不能确定，于是决定试一试。他们从其他地方买来面条，做好，何群生也吃得有滋有味。儿女们想，这可能是因为何群生不知道面条不是从老大娘那儿买的。于是儿女们陪何群生逛街时，故意当着何群生的面从其他地方买面条，可何群生仍然吃得有滋有味呀。这让儿女们更加奇怪了。

何群生的老伴身体不好，不久去世了。办完丧事，何群生对大女儿说，你做的手擀面最像你妈做的了，赶紧给我做一顿手擀面吧，这一段时间天天吃买的面条，可憋死我了。大女儿问，这到底是什么？何群生答道，我这一辈子，天天吃你妈做的手擀面，从来没想过做面有多累人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你妈偷偷去医院看她的胳膊。夜里，你妈睡着了，我偷偷看她的胳膊，居然都累青了。当时呀，我的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掉，你说我怎么还能吃她做的面条？

失忆的爷爷

爷爷一辈子健忘，年老之后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最后谁也不认识了。

失忆后的爷爷一度拒绝其他人到他家去，包括父亲和我，虽然我们一直是他最疼爱的人。后来，虽然接受了我们，但却不冷不热，任由我们伺候他。

爷爷很少说自己的事情，更不愿说起他的过去，于是爷爷给我留下很多谜团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比如他所谓的家。爷爷所谓的家只有两间房子，破破烂烂的，什么也没有。爸爸不知劝说过多少次，要爷爷搬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，但爷爷总是不肯。对他那两间小屋，他似乎有说不出的眷恋。没办法，爸爸只好三天两头去爷爷家陪爷爷，也嘱咐我没事就去看爷爷。再如奶奶。提到去世的奶奶，爷爷只有一句话，她是个好人，我对不起她。别的就什么也不再说。爷爷说的“对不起她”是什么意思，我一直猜不透。

失忆后，爷爷喜欢一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，呆呆的，似乎在想什么。有时也会坐在门前晒太阳，嘴里喃喃地嘟囔着什么。我凑上前，想努力地听清爷爷说些什么，可什么也听不清。爷爷像是在背诗，又像是在哼什么歌。爷爷，谜一样的爷爷，如今更加神秘了。

我试图让爷爷恢复记忆，于是找来几张奶奶的照片拿给爷爷，给他讲

他和奶奶之间的故事。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有一次，爸爸给爷爷洗脚。爷爷腿上有一块伤疤，爸爸抚摸着那块伤疤说，爸，这块伤疤是怎么留下的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天夜里，我发了高烧，你背着我往医院跑。你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一下，跪倒在地上，可你仍牢牢地把我搂在你的背上，没让我摔着。到了医院你才发现，你的腿摔伤了，裤腿已经被鲜血浸透了。爸爸说着哭了起来。可爷爷却像什么也没听见，一点表情也没有。

看来，爷爷的失忆症好不了了，我和爸爸都非常遗憾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，一个陌生的中年人找上门来。当他知道眼前失忆的老人就是他要找的人后，一声叹息，摇了摇头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

几天后，那中年人又回来了，这次他推着一张轮椅，轮椅上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。老太太见到爷爷，努力地坐直了些，嘴里念道，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。爷爷明显愣了一下，盯着那老太太，用不太清晰的语言也重复了一下那两句诗。我突然发觉爷爷平时嘴里嘟囔的好像就是这两句诗。

中年人示意我们都出去，于是我们都出去了，只留下爷爷和那老太太。许久之后，我们再进去时，发现爷爷握着那老太太的手，他们的面容十分安详。

只是他们都走了。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个迷样的故事。

赎 罪

出差到河水县时，遇到一个怪老头。

忙了一天，晚上无事，我在街上随便转转。说是随便转转，其实还是有目标的，那就是书店、报亭。转了一圈，总体感觉很失望。书店只见到一个，晚上还不营业；报亭倒是有几个，里面的报刊在我家乡全能看到。无味，天也冷，只好回宾馆。

路边，突然看见一个小书摊。我对旧书摊是情有独钟的，我的很多书都是从旧书摊上淘的。于是加快步伐走过去。书摊很小，小到只有十几本书。这恐怕是我见过的最小的书摊了。看书摊的是一个老人，神情肃穆，不像在看书摊，倒像是在朝圣。他那满头银发，一根根在冷风中战栗着。老人眼睛微闭着，并不招呼我，也没有因我的光临把眼睛睁开的意思。

我并不在意老人的态度，太热情了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，不招呼我反倒感觉自在些。我蹲下身去，第一眼看到的是代若琳的《苍茫大地》。代若琳是我们省著名的女作家，在全国的文坛也享有很高的地位，可惜10年前被人杀害了。当时这件事在文坛上搞得沸沸扬扬的，只是那时我还不喜欢文学，所以没太关注。只知道凶手是去她住的那城市打工的，因为没找到工作，临时住在她家。凶手见财横生邪念，偷钱时被她发现了，于是行了凶。

看到的第二本书还是代若琳的。再看，仍是代若琳的；居然全是代若琳的！真是怪事！疑惑中，我发现了代若琳的《天地之间》。这是代若琳早期的代表作，也是一本我一直渴望收藏却一直没能买到的书。

我一摸钱包，才发现居然把钱包忘在宾馆了。我摸遍了全身的衣袋，只找到 8 元零钱。我把那些零钱全递到老人面前，说：“这身上就这些钱了，买这本书可以吗？”老人并不看我手中的钱，说：“不卖。”我的脸腾地红了，既羞愧又愤怒。8 元钱买一本 20 多年前的旧书应该差不多了，这老头莫非穷疯了？我讪讪地缩回手，硬硬地问了一句：“多少钱管卖？”“不卖。”当那老头再次说出这两个字时，我恨不能踢他两脚。

愤愤地回宾馆。风一吹，越发的冷了。走了一会儿，回头看，冷风中那老头瘦弱的身体似乎有些发抖。

第二天就要离开了，早晨，我又去那老头摆摊的地方。那老头还在，那本《天地之间》也还在。我拿起那本书，掏出 20 元钱，说：“这书我买了。”老头扫了一眼我手中的书，居然又说了一句：“不卖。”

我的犟脾气顿时上来了，掏出 100 元钱，拍在书摊上，说：“嫌少，这回卖吗？”

“不卖。”老头还是那两个字。

我剜了老头一眼，说：“你想清楚，你这是书，不是黄金。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会给你这么高的价钱？”

老头索性把眼睛闭上了，说：“你就是当黄金买，我也不卖。”

“你这些书都不卖？”

“不卖。”老头说出的还是那两个字。

“不卖你摆什么摊？”我愤愤地说着，转身就走。

老头喊住我，从包里拿出一本书，递给我，说：“这本书给你吧。”

我一看，是一本印刷很精致的书，书名叫《纪念代若琳》，作者是肖天力。但我一眼看出这是一本非法出版物，没有书号，于是扔在书摊上，转身又走。老头再次喊住我，说：“送你的，不要钱。”

我还是没理他，走了。这时，我听他在身后叹了一口气。